

似水流年

那些如约而至的美好

»»»»»»»» 东海

最近几年,每到夏天,总被老婆轻责过日子抠抠搜搜的,她的意思是又不是用不起,何必遭这份罪,给住行带来不便。

我家住大平层,周末在家里,打开大空调,可以让所有的房间都透凉,但白天,我和老婆主要的活动区域在客厅和书房。于是我把几间卧室、厨房、卫生间的空调关上,然后把温度稍微调低,这样呼呼喘气的室外机声音小了,客厅和书房空气也挺凉快的,我觉得这样挺好。妻子却说去趟卫生间,或者去厨房洗个水果之类热得要命,感觉很不爽。我“狡辩”道:整天呆在空调房里不好,冷热交替,有利健康。老婆拗不过我,这种“制冷模式”最后成了我家的日常习惯。

老婆既不会开汽车,又害怕骑电动车,往年夏天,上下班我总是汽车接送。现在一到夏天,我喜欢骑电动车上班、办事,既凉爽,又方便。当然,我也开始用电动车接送她。她叫苦不迭,说皮肤晒得越来越黑了,越来越丑了呀;这样下去会得皮肤病啦等等,最后使出“电动车带人违法”这一“绝招”,这下“戳中”了我这个守法公民的“要害”。我索性叫她每天乘公交车上下班,我也不用再接送了。当然我承诺天一冷,就开车继续接送。

记得童年盛夏的午后,爷爷经常骑自行车带我去滨港路上兜风,我坐在自行车杠上,海风吹拂在脸上,天空蔚蓝、澄明。我也经常在午后搬一把小凳、拿一本童话书,坐在旧房子朝南的背阴处。那时没有空调、没有电扇,我在童话世界里抬起头,风儿轻拂,蝉儿鸣叫。那时的夏天是清爽的、凉快的、惬意的,那时的夏天我觉得是最好的季节。

中年以后,幸福感在逐年减少。我想因素之一是再也感受不到小时候的气候带来的美妙感觉。屋檐下的冰棱,水缸厚厚的冰层,小孩在河面上扔石子,河面上的冰层像是中了一颗颗的子弹;还有霜降后,上学路上同学们口中呵出的白气,还有岁末纷飞的瑞雪……小时候的中秋,留给我的印象是秋高气爽,是一种对冬天莫名的期待。即



AI制图

便十多年前,到了中秋,我已感到一丝寒意,穿上了长袖衬衫;中秋赏月,也因为这股清凉而觉得月亮分外皎洁。

二十四节气本是我们祖先认识自然规律的智慧,而其中的寒露时节,则露水更浓,寒气更重。记得某年的寒露恰好在中秋、国庆休假期间,可我感受到的仍是酷暑,那份本该如约而至的寒意总是姗姗来迟。气候变暖对于环境造成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。对于一部分人来说,既然是全球性问题,与其个人无关,心理上自然会处之泰然。但我的心情是沮丧的,可能因为我是个敏感的人吧,身处如今这样的气候,经常有种好像小时候被大人夺走了心爱的玩具一样的遗憾。

有句话说“改变能改变的,接受不能改变的”。对于我来说,接受这样的变化,同时从自己做起,尽量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可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吧。尽管个人的改变对于环境的影响微不足道,却能给予自己一定的心理安慰,这也就是我“抠抠搜搜”的原因了。

生活滋味

阶段性友谊

»»»»»»»» 李清泉

宋万博曾在播客里说起一件事:疫情时期,同一楼道的住户共患难,相约疫情后一起喝咖啡。疫情结束,却没人再提。然而当时的约定,确实出于真心。这就是“阶段性友谊”。

阶段性友谊,每个人都会遇到。大学时期,我有个要好的同学。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,我推着自行车,和他漫步在路上。他跟我提起文学,我也是文学的狂热爱好者,便把他视为知己。很多个晚自习,我们溜出来散步聊天,感受校园的晚风,聊文学、谈人生,再回到空荡荡的教室。有次他笑着说,我们其实是违纪。彼时,我们正在学法律思想史,我“现学现用”,说自然法高于实定法,他说这个讲法好。在一个雨夜,我们散步到隔壁的教学楼,在那里探讨博尔赫斯的《等待》,眼里燃烧着火苗。

他是资深“文艺青年”,有极高的阅读量和阅片量。他带我参加文学院和艺术学院的各种活动,带我去学校附近的村子探索。用他的话说,他丰富了我大学生活的一半以上。那时我们坚信,有文学这个共同爱

好,即使毕业也不会失联。毕业后的前几年,我会去上海找他。他带我逛博物馆、看展览、看电影。我邀请他到老家来玩。后来我们忙于各自的生活,联系减少。再后来,我给他发婚礼电子请帖,他没有回复,但我在打开记录里,看到了他的头像。我知道我们的关系,终究是疏远了。

去年,我的《鸟人》在《微型小说选刊》发表,那是我写作一年半以来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。我激动地第一时间跟他分享,说这篇的灵感来自于和他看的同名电影,也感谢他对我的文学启蒙。他当天没有回复,我的心凉了半截。几天后,他发来消息,表示祝贺,说已认真看完小说,只是看不太懂,希望我一切都好。我怔怔地看着消息,不知如何回复。其实小说的主题,和电影是一样的,都是追求梦想、追求艺术。我平复心情后,对他再次表示感谢,也祝他一切都好。

人生就像坐车,每站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人。有的人很快下站,有的人迟点下站,但只要相伴的时候,开心就够了。那段回忆会珍藏在我们心里,闪闪发光,永不褪色。

人在旅途

潜水初体验

»»»»»»»» 余峰

从我旅居的龙海风情小镇坐网约车至蜈支洲岛码头,大概16公里,需要半小时的车程。到了码头,再坐即买即走的渡轮,又是二十分钟的船程,这才算是真正上了岛。

一下船,我直奔潜水中心,这座方方正正的建筑,穿过蜈支洲岛标志性的欢迎四方游客的拱门,便能看到。进了门,我向工作人员出示了昨日晚上网上预订的环岛潜的二维码,一位面容姣好、举止礼貌的接待员用设备轻轻一扫,并将一个纸质手环戴在我的左手腕上,示意我先在楼上接受半小时的现场培训。在此期间,她告知我这个套餐还额外附赠了三选一的水上体验项目,并推荐“动感飞艇”是其中最为刺激的一个项目,值得一试。

不多时,培训正式开始。兴许是淡季,这一时段的培训,只有我和一个女生。培训员首先示范了潜水服的正确穿戴方式,然后提到为了在水下保持耳压平衡,通常会用到两种排气方法,一种是“捏鼻鼓气法”,先深吸一口气,然后捏住鼻子,像擤鼻涕一样轻轻向鼻腔鼓气;另一种是“吞咽法”,先放松喉咙,像平时咽口水那样,自然地做吞咽动作。这是一个重点,因为不少初次体验潜水的新手一旦稍微潜得深一些,就会感觉到耳膜疼痛,两种方法都是为了帮助减轻这种症状。

讲解完这些,接下来聊的就有点意思了,培训员告诉我们,在水下必须听从潜水教练的指挥,不要擅自去触摸珊瑚礁和海胆,鱼群是相对安全的,而珊瑚礁的表面可能附着一些海洋生物的黏着物,有些海胆更是有毒。但即便如此,仍有可能“中招”,因为有些水母自带毒素,且这些水母是透明的,换句话说,被蜇了也不知道。

听罢,我追问了一句:“被蜇的概率高吗?”“不高,概率极低,如果一天之内有几百人下水的话,可能就只有一两个人被蜇。”这番话,把坐在后面的那个女生吓得不轻,面露惧色,感觉她的话里已经有打退堂鼓的意味了:“如果被蜇了,怎么办?”“问题不大,水母携带的只是微量毒素。”培训员轻描淡写地说,“我教你一个最正确的方法,被蜇之后,拿一瓶可乐,倒在被蜇的伤口上,没几天,就会痊愈的。”

培训结束,楼下的接待员拿了一套合身的潜水服和正确尺码的潜水鞋给我,在更衣室换好之后,在储物柜寄存了手机,即刻出发。先步行至一个岸边泊位,上了一艘小艇,再驶至另一艘小艇,上了那艘海上小艇,便驶到了其中一个潜点。

蜈支洲岛一共有三个潜点,对应的是三个潜水套餐:珊瑚礁潜水、高级进阶潜水、环岛潜。我报的这个环岛潜,最深大概7到12米,时间也是最长的,一共下潜45分钟。下潜之前,小艇上的工作人员已经提前打了“预防针”:“环岛潜一共45分钟,但具体能潜多久,看你们实际的身体状况而定,如果潜了一会儿,感觉难受,只能上潜出水,套餐概不退订。”

话糙理不糙,看自个儿状态!先顺着小艇一侧的扶梯往下走,没入水之后,潜水教练早已手持一台轻便的水下摄像机,在下面等候。我背朝教练,躺在水上,接过教练递过来的咬嘴,塞进嘴里,凹槽刚好卡进两侧牙缝。接着,教练帮我接上氧气管,戴上符合我视力度数的潜水镜,最后穿戴好脚蹼。因为是初次潜水,教练先带我在水下做了适应性训练,确认没问题,便正式下潜。忘了提了!比“OK”的手势,就是一切正常;竖大拇指,就是吃不消,需要上潜出水。

得之我幸,水下的世界,确实精彩!这是我第一次深入水下,在平稳的呼吸中,视线所及,是在陆地上未曾得见的壮阔景致。沉默无语的珊瑚礁群错落有致地在海底铺开,色彩斑斓的鱼群从不同方向穿过我的身侧,黑不溜秋的海胆吃力地蠕动着肥硕的身体。在教练的带领下,我还看到了一艘沉船,巨大的船壳锈迹斑斑,就这样无言地与大海相伴,安静地侧躺在海底,一如多少年前的那个沉没时刻。

在寂静无声又充满生机的海洋中,我似乎忘却了时间的流逝,只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,不再有熙攘的人群,不再有无尽的喧闹,只有极致的澄澈和静谧,一个剥离了杂质和噪声的世界,大海接纳了渺小的我,正如我伸开臂膀拥抱她,并向她吐露我那一刻的欣喜。